

鶴泉文鈔續選

鶴泉文鈔續選卷八

太平戚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灼柳洲訂

書張忠烈妾事

衛輝府鹿邑署常有女子夜見。以出時衣紅白爲官吉凶兆。相傳唐張忠烈公巡妾其地人死。此神棲焉。錢塘趙玠堂。晶來攝縣。異其事。又采人言。以爲忠烈殺妾饗士圍城中。係其妾自請。設心不願。方其出之。必將宛轉啼號於刀斧鼎鑊之間。忠烈當亦不忍。士卽餓斷不聽公之殺所愛。而啖其肉。然則自請說可信。妾之烈宜旌。爲請於上官。不

果行城西北隅。故有忠烈祠。因於署設妾木主。爲文以告。而遷耐其旁。是夕合署聞喧擾達旦。若人家移居者。嗣後寂無女子靈響。嘉慶九年正月間事也。余讀昌黎集言遠誠畏死。何故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似殺妾爲許遠事。新唐書則斷指忠烈。特書曰。出愛妾。曰殺以饗士。竊謂公雖忠其事過殘忍。非君子所爲。或亦如易子析骸。史氏故甚其詞。非事實。考公自眞源轉戰至睢陽。與遠同守一心。抗賊何尚以愛妾自隨。公有姊陸家姑爲公縫補行間。先公被難。妾當與一處。不得至。睢陽方死。卽死。魂當於睢陽顯。而不在鹿邑。以事理揆之。鹿邑卽古眞源。公始爲令。惟

一姊一妾隨任及起兵義不反顧而此妾方少艾懼為賊
得因手刃之以絕念而專挈其姊或此妾明大義知勢不
兩存欲公專力辦賊先自殺以堅公志是則妾之死在真
源而不在睢陽故千百年神猶依之史氏誤信傳聞以公
死睢陽遂并妾之死亦歸其地又撰為烹妾饗士之事以
益明公之忠張許二公先後同盡節當時兩家子弟尚不
得其實致互有言不敢謂新史言必可信也余所論異矜
堂而得矜堂此舉證公妾死處且使義烈之婦其幽魄得
隨公享祀與陸家姑入鄧州烈女志同有千古甚盛事也
矜堂攝魯山令為元次山墓築圍牆禁樵采所至著義聲

云。

當日情事確然如此論古卓識真能不隨人爲是非筆力尤深透足達所見

范景福注

書漢張太守仲景碑陰

南陽漢張太守仲景墓碑。載太守涅陽人。爲今南召。故隸南陽。墓久淪沒。無知者。崇正戊辰夏。蘭陽諸生馮應鼇病。恍惚見神來。稱故漢長沙太守某爲療。囑應鼇爲修某處墓。應鼇旣愈。依所指南陽城東祠後七十步。跡至祝縣丞園。境宛然。顧不見墓形。向祝求尺寸地。爲太守封樹。祝以無驗呵斥之。應鼇計無出。立石祠中。記其事而歸。後三年。有人於園穿井。見石碣。果太守墓。會寇亂。應鼇雖聞信。不能往也。國朝戊子。應鼇選南陽郡屬葉縣校。乃親至其地。已自祝而包。而楊三易主。驗葬處雖實。墓猶在荒坎中。

具始末陳於府出金市場地重甃發并建墓祠參議桑公
芸爲碑記噫如碑言太守靈甚著矣顧不示於南陽近地
必假之甚遠之馮生又千餘年不一顯必遲至有明將易
代之際雖顯晦有時理固有難解者而卒使遺蛻所存不
終沈沒林廟蔚然令後人過而生敬則事確有實而言之
非誣嗚呼太守功在萬世當報者豈特馮生而靳尺寸地
不一封樹如祝縣丞又安在哉

就事敘去只末後略點撥便覺意味無盡

熊藕頤

讀列女傳

劉向列女傳說詩之異如燕燕于飛衛姑定姜作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于野賦詩云云君子謂定姜爲慈姑碩人其頌篇齊女莊姜爲衛莊夫人始往操行衰惰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乃作詩云云女遂感而自修汝墳周南大夫妻作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乃作詩云云君子以是知其能匡夫也雖速我獄召南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持義不往作詩云云柏舟衛宣夫人作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

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入持三年喪弟立
請同庖兄弟皆欲與君女不聽作詩云云其云威儀棣棣
不可遷也言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芣苢蔡人之
妻作宋女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不聽言
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終於懷襁浸以益親况
夫婦之道乎式微黎莊夫人作衛女嫁於黎甚不得意傳
母云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乃作詩諷之歸夫人
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穀則
異室息君夫人作楚伐息破之將妻其夫人夫人不聽作
詩云云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夫一宣姜在毛鄭爲淫婦人

在此則貞婦一息夫人在春秋傳爲失節之婦在此則殺身以全操非特紀載之異是非賢否有大相懸絕者其他則又何說君子讀書不好矜異而舊聞未可盡廢向前世巨儒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受亦非後人得僞撰如更始韓夫人明德皇后之顯然附入然而傳載互異如是則考信衷於一是之難也余修邑乘將備載婦人貞烈事懼見聞之或有誤因讀向所爲列女傳憾而書焉

讀此見考古之難

黃潤川

書楊君雅復宋二徐先生墓冊後

嗚呼。楊君此舉。可謂孝矣。匪獨以義也。宋貞定徐先生。初學於台。子溫節先生繼之。於時四方向慕。至有如三衢江氏。遠來依倚。學其學。而氏其氏者。有元之世。二徐澤稍替矣。讀名賢潘松溪送余國元序。蓋其後裔幾幾欲絕。而楊君之先人。提舉好修先生。追慕其行。恨生不同時。於其平日講學遺蛻所在。不憚自楊輿遠徙從之。方是時。提舉官於朝。才名著遠近矣。而志意乃惟二徐。是慕。病赤城志之未詳。二公行實也。於修元統志補詳之。作訓示子孫。備言二徐墳墓在白巖海會寺側。朱晦菴嘗拜謁題詩。并自述

遷居之意。冀子孫世世如已之。以先哲爲法。而於墳墓保護之。古與今如一。邱之貉。陵谷遷變。昔爲王侯墳。今日成蓬科。不知凡幾。而楚王琴至今傳。柳季之壠。後世禁樵採。二徐墓已荒。始終得楊氏祖孫力。巋然存於以見先賢遺德在人。其靈爽終古不滅。必有賢者起而護惜之。固不俟已之有子孫也。而此墓先經提舉之封樹。久而址沉。寺廢地之入於楊者。徐之後人莫祭焉。卽提舉之後人莫識焉。而君因家錄之著。證以邑志。而合卒。能力顯之於數百年。荆榛狐兔之中。以成先人之志。又以見人之貴有賢子孫也。聞君市地爲復墓計。主者頗難之。會大雨。水衝見墓之。

前和乃始昭然共信二徐之靈又何莫非提舉之靈乎君
貲不踰中人顧於此舉樹阡建祠不惜費可謂義而心抑
庶乎孝矣陳瓘稱貞定與山陽徐積齊名積孝子也貞定
之舉以八行孝行之首也季節傳亦稱其事親能色養居
喪哀毀君能嗣先世之意其於學已得二徐之大者覽復
墓冊爲敬書其後

專就表先賢墓立說及贊述二徐皆不是題目此文起
二句作意賓主了然用筆忽開忽合興到而文隨之

選樓

汪

書史記鼂錯傳後

鼂錯衣朝衣。斬東市。史記考異。謂其父死才十餘日。而身朝衣如故。未嘗行一日之喪。刑名之學。弊至於此。此論頗失之。錯父死。必衰經不復入朝。而反者以誅錯爲名。景帝入袁盎竇嬰之讒。亦謂錯首禍。冀誅之得罷兵。猶恐錯縞服臨刑。而人。不信。特令衣朝衣。使衆知其爲錯。卽其斬東市。亦似東面以謝吳。與凡言棄市者不同也。此條本文上明有上令字。何得抹去。而謂錯居父喪。仍然朝服乎。錯死。兵不止。徒以快見讎之心。誠不免冤。而又加之以不服喪之罪。不滋之冤哉。故君子細讀書。不輕論事。

讀此歎史公字無一虛下

洪頤煊注

孫燭溪同年松上巢雲圖記

堂○之○前○爲○松○一○株○輪○囷○盤○曲○而○上○其○高○數○尋○五○鬣○紛○披○望
之○如○翠○蓋○下○爲○嶙○峴○巖○石○布○列○而○芭○蕉○海○棠○交○映○於○其○間○
勃○勃○虛○浮○於○松○之○上○者○皆○雲○也○有○科○頭○盤○膝○端○坐○手○持○拂
對○松○而○看○雲○者○則○吾○友○孫○君○燭○溪○也○燭○溪○學○宜○爲○世○用○顧
意○樂○此○有○類○於○山○林○隱○者○之○爲○何○也○今○夫○隨○俗○而○變○遷○者
心○不○定○也○膠○於○物○而○泥○其○迹○者○心○之○固○也○惟○松○柏○有○心○故
常○堅○惟○雲○無○心○故○能○化○是○二○者○一○根○於○地○一○神○於○天○不○相
似○而○適○相○得○故○松○而○雲○巢○之○其○以○有○心○遇○無○心○乎○以○無○心
處○有○心○乎○是○悟○者○機○也○燭○溪○殆○有○得○於○道○矣○謂○盤○桓○於○

林之間而爲隱者之適。此視燭溪也。淺。

靈空天矯筆墨神理俱自馬蹄秋水來。文至後半韓歐
爲擱筆矣。不謂小題有此異觀。王穀騰

顧琴巖紅蟻集題詞

蒙馬以虎皮。植驢以麒麟之飾。雖愚者必笑之。以爲不類。螢火之明。而可以卻馬。蒼蠅之飛。而附驥千里。識者固不以爲小也。是故醯雞喻道。蝴蝶喻化。秋蟬喻潔。螳臂喻勇。諒矣。琴巖方自愧羣蟻之戴笠。不若巨鼇之冠山。吾歎其集於中。若見天地之旋。日月之轉焉。晉應璩與曹昭伯牋云。昔陳司空閒居愁坐。幸賴遊蟻以娛其意。吾將與琴巖縱獵於几。氈之上。爲具而漁之。硯中也。

妙筆都從蒙莊來

孫燭溪

顧琴巖蔗尾集題詞

食○哀○梨○而○歎○其○爽○。啖○崖○蜜○而○悅○其○甜○。人○情○乎○。雖○然○金○橘○之○
酸○。而○或○嗜○之○。薑○桂○之○辛○。而○或○好○之○。何○必○甜○且○爽○之○貴○。琴○巖○
詩○初○不○適○人○口○。漸○而○佳○勝○出○焉○。知○世○之○甘○者○不○少○。君○家○長○
康○也○。

俊逸
陶晴臯

石屏續集跋

戴石屏續集四卷。曲阜孔一齋孝廉爲周林汲太史校書時。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原寫本後。有臨安府柵北大街陳宅書籍舖印行字。宋寶慶間。臨安鬻書人陳起。能詩。刻江湖小集。以夜雨梧桐。皇子淚。春風楊柳。相公橋之句。觸時相史彌遠。坐黥。燬其板。其子思爲重刻。元末從四世孫世隆。復彙梓。南北宋人詩。多所增益。石屏與起同時。起板已燬。則所云陳宅非思。卽世隆也。石屏以詩名。足迹半海內。著作甚富。不應陳氏但刻其續集。豈纂大典者。失收與。抑當時板已不全。與外間所見石屏詩。除宋詩鈔。宋詩紀事。

外不可多得。一齋所錄乃得其四卷。其亦足觀也已。

小小序跋中徵論古之識

李秉鈞注

題顏氏所藏先世交遊尺牘冊

柳子厚記先友六十七人。於其父墓碑之陰曰：先君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其間卓然知名者：袁高、杜黃裳等二十人耳。今觀此冊，考功先生交遊之盛，殆過之。其爲一世聞人，又不止二十計也。子厚第錄姓氏，衡齋乃皆有收存手蹟。人人詳考而爲之傳，其傳當較柳氏益遠。君子不知其人，視其友，不得其後之賢，視其所守，顏氏祖孫其可及乎哉。

寥寥短幅神味無窮，此太史公傳贊中得意作也。

戴東山

請減涉縣歲辦闊布詳

彰德府涉縣爲呈明事。遵查卑縣奉派棉布事關解部之項。自應循照舊規發交地方分投採辦。不宜復有煩瀆。唯現據該地保等有呈請之處。不得不爲詳細陳之。查州縣派辦一事。既視其地之所產而數之多寡。尤衡其邑之大小。卑縣歲辦額布。節年實視他縣賠苦緣。卑縣缺分本小。就彰屬比較。戶額丁糧俱不及湯陰武安之半。加二縣地平氣暖。宜於種花。卑縣山地瘠冷。花不能長。歷無人種。志乘可核。詎以宜花兼倍。半卑縣之二邑。而湯陰歲辦布只五十餘匹。武安止八十餘匹。以減半二邑。竝不出花之卑。

縣歲辦布反多至一百五十匹。本境既無機匠。官不能不責之地方。地方不能不購之鄰邑。前此歲辦之布。竝由地方購自武安。鄰境採買。多有跋涉。兼任居奇。除給領例價。每匹賠至二三千不等。地方已爲難支。本年又於額布壹伯五十匹之外。添布三百餘匹。與彰屬各邑均解。似此原派。則輕重既懸。增派更大。小一律非惟難服。百姓之心。抑何以舒。小民之力。疊經地方向卑職呈懇。詳減。卑職以事關部件。未允上求。茲奉派來年額添各布。原續共三百十二匹。卑職遵奉。墊價飭辦。乃該地保以本額既多。節年連有添派。不勝賠苦。復向卑職呈求。卑職伏思歲派之數。定

自何年。雖久遠。無從稽考。其中從前胥吏。容有顛倒。又或情形。今昔實有不同。第念爲數過多。民心疾苦。卑職體察地方。核之別縣。派數未平允。辦實艱難。此事本年經紳士李可珍等。會於憲臺衙門。呈遞復恐。憲情未能下悉。轉求前來。不得不據情籲懇。可否仰祈憲臺。俯憐疾苦。或於別郡。辦布州縣。核其邑大布少之處。酌加分撥。或就彰屬大縣。量爲通融。俾卑縣不致偏苦。則民力紓而易辦。於解部之數。仍屬足而無絀。公私有濟。官民均頌。理合具詳。伏俟憲臺察核。批示祇遵。

卽就旁縣比較偏苦。自見措詞愷切。中仍復委婉動人。

所謂仁者之言

余秋室

鶴泉文鈔續選卷九

太平戚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灼柳洲訂

四書解

有朋自遠方來。方來非不定之詞。正見其來之未已。易不寧方來。朱芾方來。其讀也。

子張學于祿。說文祿福也。詩云百祿非專祿仕。又于祿豈弟于祿百福。亦非不好字面。子張蓋念多福之不易思。所以凝麻之道。第未知學之當本言行耳。

巧笑倩兮章。古人無虛飾。絢卽是禮。以辨等威。所謂上。

下。有。服。也。有。后。夫。人。之。容。色。乃。被。以。后。夫。人。之。服。是。之。謂。稱。素。以。爲。絢。已。明。明。是。禮。後。意。繪。事。句。夫。子。亦。卽。就。禮。服。明。之。子。夏。當。下。一。言。悟。徹。所。謂。禮。乃。詩。中。之。禮。非。詩。外。之。禮。也。前。後。皆。說。詩。觀。章。末。一。語。自。見。

管氏有三歸。三歸雜引古書求事實於焉得儉自合。下知禮句。碍難轉身。當活看下句官事。此言其家事位尊祿厚。廩給周親。爲三黨之歸。如此既與不儉正對。并知禮都通得去。更不混下節。僭侈又說苑管仲之賢。不得三權。不能使其君南面。致伯。則以三歸爲三權之歸。亦較諸說爲勝。

造次必於是。卽左傳隱四年注。草次之期。謂旅止野間。古字通。就本字面解。則造爲趨。造之。造次爲次舍之次。卽行止二字。

臧文仲居蔡。周禮春官龜人。凡取龜攻龜。各以其物入于龜室。龜室何。櫝是已。櫝是器。故春秋傳曰。作虛器。山節藻梲。以爲櫝飾。注藏龜之室。正指櫝言。若藏櫝之必有室。自可推說。

子游爲武城宰章。左氏哀八年傳。吳伐魯。從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其父往來宰室。行事爲人。不滿。或因并沒其子。子游深識。卽就其與父志。

行不同處。明之非公不至。句是事實。行不由徑。乃勘語也。其後得遊聖門。殆子游爲之引。

子見南子章。矢如盤。庚出矢言之矢。正告之也。不同否。兩厭字。卽厭于尊者之厭。彼託見小君之禮來。分之所臨。不得而辭。凡子遭際。否塞不獲一遂。本心者天實抑之之深耳。豈真意欲見之哉。

子之燕居章。說文申七月陰氣成。體自申申。東書厥草。惟天則春象也。聖人與天地合德。申申天天。燕居時具有秋實。春華之象。所謂氣備四時者。已於此徵其概焉。

將入門。蓋魯北城門也。公羊注謂之爭門。據說文。本淨。

門有池故謂之淨。將入策馬亦以池故。臧武仲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則魯南城東門。

暴虎徒搏非徒手。廣雅徒裼袒也。韓非子初見篇頓足徒裼。韓策秦人捐甲徒裪以趨敵。皆以徒爲袒。然則徒搏卽鄭風所云襜裼暴虎。因思勇能搏虎。何必定襜裼。或古時衣袖寬不。便用武。或倉卒遇虎。爭持跳躍。脫衣自擁護。并以眩虎之目。得有著手處。前人未道及。

孔子退二句。進退兩字。解多不明。此非司敗來見孔子。乃孔子往見司敗也。巫馬期陳人意。子介之見。或令典謁。進見時期。俟於外。未必隨入側侍。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

退。況言之不合。既出。則期將隨行。司敗欲有所言。故特揖。期入。期進而子先登車矣。說成。司敗來見孔子。則子退在何處。置司敗於何地。期固在聖門者。又須司敗揖進乎。語無一是矣。

啟予足。啟予手。

說文作啓。省視也。古字通。

禹吾無間然章。此美夏王之治道。中天以來。風氣日開。天下有趨於文之勢。又平成後。物力漸裕。民侈亦漸萌。故禹以儉治天下。所以力爲之防。而宜輕宜重之間。適如其分。初非一味教人儉。所謂權衡斟酌。上承二帝。下啟百王。垂爲定制者。確乎其不可易。故聖人深致其歎。飲食衣服。

以下六項皆指教令百姓言禹特身爲率耳如常解則衣食居處之儉不過小節聖王皆然何足爲禹異哉禹以儉治天下墨子言之特詳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端，絲緒也。叩者，說文扣牽馬也。呂氏春秋扣穆公之左驂高誘注持也。史記伯夷叩馬而諫。叩與扣通義皆爲牽持。竭則盡絲之緒終始本末精粗俱見矣。

吾自衛反魯章。樂以音律爲主。樂之不正音律失也。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雅頌用之朝廟。夫子欲盡取正之。而時未暇及。適師摯在官可與語樂。先取隴雎定其音律。

洋洋盈耳。卽翕如繳繹之音也。然雅頌猶未及。不得云樂正。自衛反魯。決吾道之不行。於是以其間定全樂。雅頌得所。則下而鄉國。上自朝廟。無不正矣。凡堂上堂下之奏。皆有一定音律。聖人雖明其理。而必得。知樂之人。作樂之器。相與講論肄習。是時師摯在官。未可知。如師冕。則皆商定之人也。若詩則篇章具在。不過一整飭。并定其用之宜否。況有不必盡用之樂者乎。聖人云正樂。未云正詩也。自衛反魯。與師摯之始。同一紀時。亦見聖人之畱心於此。非一日。夫聖人先特不暇耳。豈俟周流四方。參互考訂。而後能知其說哉。

享禮二節。鄉黨篇無處非禮。獨於享言之。此非禮文之禮。蓋物是容色。謂儀書曰。享多儀。有容色。則儀稱其物。而成其為享。今人解儀字太深。試思儀則可云多。因有及有不及。若敬則一而已。何多寡之云耶。國君行聘。圭以申信。明情則在物。於是束帛加璧之外。有庭實焉。蓋有通行一定之禮。有隨時置備之禮。將行授使。使入境必展視。既聘請享。乃陳幣。非特升降裼襲拜跪。有許多儀節。卽左右上下布設。及爲君達誠。爲君道謙。無一處無儀。在禮盛而儀與俱盛。故曰有容色。若私覲。則使臣自申敬。薄物將意而已。說文。愉。薄也。引論語此文。古無愉字。卽愉是禮之薄。故

曰愉愉如上下皆言禮節無二敬也讀愉爲愉色之愉古

說殊不可解矣

柳洲附論禮經言容處多是儀漢世有容史賈誼有容經鄉黨居不容亦儀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說文紅帛赤白色也以赤加白爲紅

廣雅縗謂之紅爾雅所謂一染卽今之淺絳禮書丙辛合

而成紅紅者赤白之雜丁壬合而成紫紫者赤黑之雜

點爾何如節

石經詠而歸作詠而饋頗難解後讀漢舊

儀補遺云常以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

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夏則龍星見

而始雩是則祀雩同社稷之禮因悟漢去周不遠或禮制

相沿如此暮春交夏之時相率雩於郊外盛服潔身舞蹈

風詠饋食皆請雨之事。所謂童冠皆舞人數亦如漢儀所說。點無意爲邦。故就當下時事言之。以寓憂樂與民相同之意。夫子以道不行。周流無益。反不如點言歸田之適。故有與點之歎。然則於樊遲何責。曰遲之失在請學若躬耕樂道。豈非聖賢事哉。

草上之風必偃。偃之言卻倒也。定八年傳。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額。殪。杜注斃仆也。既仆無再能射人之理。知偃是身轉向上。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是前覆。偃是卻倒。詩或息偃在牀。人無覆臥者。息偃亦仰也。風行於上。而草從之。在下有。

欣然仰承之意。解作覆地稍近於勢臨之矣。

柳洲附論說文偃僵也。仆

頓也。仆與踣同。郭璞爾雅注踣前覆也。偃卻偃也。並可舉證。

襁負其子。說文襁負兒衣。張華博物志。襁織縷爲之。廣

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非繩索之謂。

何晏也。說文晏天清也。小爾雅晏陽也。如淳漢書注。三

輔謂日出清濟。晏晏而溫。淮南子繆稱訓。暉日知晏。陰諧

知雨。對雨言亦謂晏爲陽。古人朝皆在質明。其退亦早。所

謂大夫夙退也。晏猶俗言日出老高。故訝其遲。作日夕昏

黑則誤矣。

南人有言章下子曰。衍章意一串爲巫醫發。古醫皆巫

爲之爲巫醫則必明陰陽之理而易所以道陰陽當時時
占玩極數知來審天時人事之變則吉凶禍福生死之故
莫不瞭然則占者巫醫之恆業易恆其德貞緇衣引作
偵說文貞卜問也周禮凡國大貞注貞問也偵與貞同謂
懷誠以卜之神正與不恆其德相反得夫子不占一語南
人所譏無恆前後義俱顯不恆二句空說所見似大與上
而絕不蒙柳洲附論呂氏春秋巫彭作醫巫咸作筮郭璞
荒日月所入有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枚乘七發扁鵲
治內巫咸治外古大都卽以巫爲醫醫家有祝由科皆用
巫祝湖廣人今傳之
南人云云其來久矣
君子不可小知章知受一例就本人身上看知如子產

其將知政。秦始知河東之政。之知後世多以知字名官。如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及知州知縣知雜事。竝謂之知。而有大有小。今屬君相說。似與受字兩歧。

其猶正牆面而立。與不爲二南。則身不脩而教先不行於家矣。牆面空說。不如卽實指家言。王義甫黑心符所謂四牆屋也。

大德不踰閑章。小德無任其出入之理。謂專力大德。其小者檢束不到。可知而改。非若大德一踰。則身敗名裂。晚蓋無及。不踰閑者。斷斷不容其出也。小德或不免踰。可仍歸閑中。雖出而入。可也。下句鞭上句。出入二字。欹側看之。

語自無病。

言其上下察也。古讀察如際。書傳中字多通。上下察。蓋即上際於天下。際於地之意。

壹戎衣而有天下。只此一語。可斷武王無孟津觀兵之事。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示諸掌。與指其掌。文義自別。掌如何。示自當依鄭注。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也。詩。示我周行。箋亦讀寘。易寘于叢棘。劉表及范注。穀梁竝作示。古字通。

其次致曲。心形曲。故字象之。稱心曲。亦稱隱曲。致曲。即

孟子所謂盡心有誠則知性矣。因端擴充意自包在內。不必解曲爲一偏。以古多讀訓繁曲委曲無訓作偏者。衣錦尚絅。錦爲禮服貴文也。但未接見尊長先服以待。嫌於文之暴露而褻其爲錦。故以絅覆之。至行禮時仍當去絅。竝非所重在此。綠衣黃裏。詩猶刺之。若內服錦而外覆絅。成何服制。又何不并去錦而專服絅乎。聖人斷章取義。仍須會古人本意。絅或作黻。作黻。作苧。總卽縹。是爲麻之粗而織成者。

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史記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此二年中燕竝無君。但太子平卒立。年表又云。君噲及

太子相子之皆死。疑與世家自乖誤。按世家敘太子四處俱係以名。獨年表無平字。蓋相字不下屬子之。而上屬太子。明時死者爲太子相。太子自在也。若紀年云子之殺公子平。又因年表而誤耳。

今夫蹶者趨者。說文蹶跳也。越語蹶而趨之。唯恐弗及。呂覽貴直篇。聞而蹶往趨之。皆謂跳也。曲禮足毋蹶。鄭注蹶行遽貌。直行曰趨。跳行曰蹶。俗所云一步當兩步。說是顛仆則蹶趨字先後宜互易。

雖袒裼裸裎。裸說文作羸。裼裸竝訓袒。義無甚別。書多互用。在一處當略分袒如袒左袒右之袒。偏露衣也。裼解

爲去上衣見裼衣之裼裸則全露體如左傳欲觀其裸之
裸程者方言禪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程衣是也分袒
裼爲露臂裸程爲露身說似無本

有采薪之憂 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采薪預以爲計蓋病者謙言不能自保非云病不能負薪
也

吾何慊乎哉 趙注慊少也大學此之謂自慊古本作自
謙逸周書爵位不謙與慊同本字當爲歉作慊作謙皆古
人假借行有不慊於心與史記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又皆
慊之假

庠者養也。王制者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庠亦習射。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序亦養老。立學一體。教亦相同。養老習射。隨時於其中行之。未必爲立教專義。且使庠序各有所專。不應校獨空空言教射序。古同音。三學均教導之名。孟子就同音取義。訓詁體當然耳。周官保氏掌養國子以道。卽此養字。楚詞天問。皆歸射籥而無害厥躬。王逸注射行也。亦近教字意。

舉舜而敷治焉。舊本孟子無治字。趙注。敷治也。似後來以注混入。

匍匐往將食之。將字有宜虛說者。論語固天縱之將字。

連下聖又多能也爲句。此處則宜實解爲持字。下三咽始可直接上全謝山讀。下熊藕頤說。

詩曰天之方蹶三節。泄字說文一引作𦉳。一引作𦉴。皆謂多言。正與噂沓之沓同音同義。故云泄泄猶沓沓也。孟子又恐人尚不曉泄泄之狀。因以事君無義三句申明之。亦重在下句言邊解泄泄爲怠緩悅從。則與第三節義歧矣。

雖孝子慈孫。慈亦孝也。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齊語不慈孝於父母。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慈竹慈烏。卽孝竹孝烏。不但愛子孫始爲慈。

發乘矢。發矢示意。四則嫌多。廣雅乘二也。方言飛鳥曰雙雁曰乘。凡經言乘禽乘壺乘韋之類。竝是二。不必泥四馬爲乘之解。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上三年紀處桐時。日下言此三年中無非悔過之日。太甲賢君失德知悔。豈待至六年之久。又處桐三年。亦是因太甲居仲壬喪。原有諒陰三年之禮。因使廬於墓所。而日訓以述先王之德。不然於桐亦何必定以三年之限哉。柳洲附論。放桐自係太甲始立事。若如史記太甲既立三年不明則在位失德之久。伊尹先不忍放而後乃不已。出於放且太甲能顛覆典刑。恐伊尹身之不保。其又孰能放之。此固於論

未通也。劉向告成帝，湯無葬處，令桐爲湯墓。所在向豈不知主居仲壬？憂說自確。

否不然也。否卽不然，似嫌重說。文高相與唾而不受也。从、从否，否亦聲。以聲義推之，卽今俗呶。本字，字書所謂相爭之聲也。然則否本否字，當以呶音讀之。蓋聲而非詞。後漢書張步傳：負負無可言者。負負音亦如呶呶。柳洲附隸作音讀，側候反，形聲。兩失義，遂莫得而推矣。

天誅造攻自牧宮。牧宮未必卽鳴條。要近夏都，造解爲往。始與下句有情。訓始則義與載複矣。又一說：桀崇侈宮室，畜養禽獸，日役百姓，造攻無休，其失天心，自此始。主司城貞子。哀七年傳：曹伯陽使公孫疆爲司城，是司

城不特宋有此官。杜預世族譜。司城氏陳哀公孫。依史記。卽以貞子爲陳人。解較直截。

頑夫廉。廉側也。禮注。堂側爲廉。記言砥礪廉隅。義皆爲。

有棱角。說文。頑。樞頭也。椀木未析曰樞。蓋囿圉之物。廣雅。

頑。鈍也。鈍。頓古字通。如淳。陳平傳注。頑頓無廉隅是也。頑。

有兩種。一混沌無分曉。任人推移。一依阿隨俗。一切不露。

圭角。正與廉字相反。頑夫廉。如云圓者皆方耳。廉潔無欲。

與頑字不盡相照。柳洲附論史記。方而有圓意。圓則與頑皆从元。有圓意。

湍水。向主說文疾瀨解。旣思趙注。訓圉。謂湍湍縈水。亦。

有理。湍湍猶團團。圓轉無定形。故可東可西。最得告子意。

若專取急疾。非東卽西。成一往矣。凡字从耑者。多有圜義。玉篇。圖。圓也。倉頡篇。籥。圓。倉也。趙注亦此意。

子服堯之服。詩寤寐思服。祭統纂乃祖服。鄭竝解服事也。服堯之服。如云事堯之事。作衣服看似小。

如其自視欲然。人之嗜利。邱壑難盈。而能不以為喜。且凜然如在陷穽之中。則知憂知懼。而勉於善。豈不過人之遠。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韋昭國語注。五尺為墨。今木工各用五尺。以成宮室。其名曰墨。則墨者工師之尺度。與俗所用墨斗不同。

虎賁三千人。曰虎賁以明其勇。不分步卒甲士。自史記於虎賁三千人下。加甲士四萬五千人。似虎賁專指步卒。周官有虎賁氏之官。其屬八百。語又似指官屬言。因疑孟子所言虎賁之士太多。欲依牧誓改三千爲三百人。不知周官官制。後來所定。而三千人統甲士言之。爲數原非過浮也。

山徑之蹊間二句。朱子荅陳全父。鄙意轉覺嬾怯。況本來只是問介學問。間介是微小之意。讀至介爲句。然字轉下。亦有理。

先生四書偶談久行世。此復補所未及。習見之書如得。

有
異聞乃知道理無盡固難與鈍根人道也

林芳注

詩經解

小星。此宮中左右宿衛之士。須夜挾臥具而往視羔裘。大夫自公有時者勞逸不同。故曰命韓詩外傳引證曾子仕莒得粟三秉。亦以爲臣子之思。若衆妾進御夜行自抱

衾裯。豈君所不具而須衆妾之攜乎。

漢官儀尚書郎給青繖白綾被以錦被帷

帳氈褥通中枕給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史執香爐熏燒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此亦可指女子從入直者言但漢人制或非古法 被之僮僮被被服也。僮僮猶童童淮南謠一尺。繪好童童被服之容也。

野有死麋。女子幽陰之性。過鬱則病。故古人亦於春時略使疏散。不然文王正家化行。江漢間不當有游女也。然

女子春遊無獨出之理。必有同行引掖之者。其人亦吉士。春田獲獸之時。此如玉之女。驟見人多。心驚思避。有兔脫之狀。士則語以徐行。無恐遽失儀。致物疑怪。蓋有以知強暴之必不相及。慰安之若此。容不改而言有章。誠吉士也。昭元年。子皮賦此詩。卒章。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無吠吉士。豈卽其家兄弟耶。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戴嬀之子。見弒州吁。歸陳。

志在復仇。莊姜送之。與密謀曰。仲氏任只。委以討賊也。其心塞淵。信其慎密。可恃也。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喜其柔順。不露聲色。既能自全。又使州吁不疑於其去。終言彼此皆。

爲先君仇不死。先君目不瞑。外應內主各承其責。明仲氏亦以此事任之已也。厥後石碯與陳侯謀殺州吁于濮。蓋於送歸時二人已計之定矣。不然莊姜何爲越禮而送之遠哉。乃如之人。斥州吁也。州吁以魯隱公四年三月弑完自立。九月卽見殺。雖欲求寵諸侯以和其民。弑君之賊盡人欲誅。胡能有定篇內凡四言。莊姜固逆料之。甫得志而不禮君母。適以稔惡耳。韓詩外傳魯敬姜云。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是亦賢母謂子之詞。是時州吁目無其母。宮闈無復忌憚。不報無母子恩。可忘并不知有母。惠然肯來。定省。

非恒節也。莫往莫來。晨昏無定候也。皆傷已之見侮於孽子。州吁之暴甚矣。風霾陰雷。曾不知懼。外有歸陳之戴。媯內有在告之石碯。及其未定而圖之。庶幾得遂。所願懷思。至不寐也。燕燕同謀討賊。日月決賊之不能定。終風狂暴之甚。討賊更不可緩。際此阻兵於外。士卒離叛。賊不足滅矣。乃已方假陳討賊。而賊又結陳宋伐鄭。疑陳轉爲賊用。因憶前此送歸死生契闊之際。與仲氏具有成說。庶幾讎怨得雪。迎歸同聚。詎今相隔之久。我幾不能自存。而一在衛。一在陳。詢之而不得信。蓋深官憂思。恐事有反覆。坐失此機也。此詩作於州吁未殺之前。莊姜於是乎思逾。

迫矣。

千旄自郊而都而城來之漸近也。駕馬自四而五而六見之欲速也。大夫承命具禮以迎賢者幸於其至其意之誠如是侈言大夫車馬旄旄之美失詩意矣。

有狐。狐毛足以自溫。綏綏淇梁不敢竟渡。畏其寒也。況之子遠道。沍寒無裳可念。與前篇伯兮同爲室人念遠之作。韓詩外傳引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衣食之念。在行役者尤甚矣。

揚水。我聞有命。命者天子之命也。武公取晉。盡以寶器賄周王。使虢公命爲晉侯。無衣所爲作也。自桓叔謀篡奪。

潘父之徒從之。素衣朱襮。居然侯服。黨附之衆。夫人知之。不待告也。惟兄弟爭國。非得王命。人心不服。是時王雖爲晉兩伐。曲沃微聞。曲沃賂王。王又將命爲侯。則大勢已成。我其危哉。而事跡未顯。洩之中。其黨之忌且畏動民心也。左傳駟赤對叔孫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卒出。侯犯以郈歸。叔孫作詩者。其有駟赤之志哉。不然。則黨賊之詞。何取而錄之。

羔裘。爾雅。居居。究。究。惡也。居。古倨字。居居。氣之驕。究。究。謀之險。奸賊得志。皆由亂臣之從。此服大夫之服者。孰非晉室臣子。甘心從逆。我人皆他人矣。豈無爾輩之誘我我。

則與國同休戚。死一君立一君。武公之弒哀侯也。晉人立小子侯。所謂子豈卽小子侯與。蓋未成君之稱。

無衣。康公無從王征伐事。在穆公時。惟從王人爲翟泉之盟。若助晉文納襄王。見史記。而經無之。此詩在渭陽前。疑卽爲納晉文事。而假王命。觀穆公享晉公子賦。六月。趙衰命公子拜賜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此云王子興師。卽六月之王子出征。蓋相約爲同心。敵凱之言。於時晉文甫入。又潛會秦伯於王城。師過京邑。未容王全不知。康公爲世子。送晉文。見於序說。其見左氏送公子雍於晉。則後來事。

月出與下株林澤陂二篇皆靈公事。月出乘夜行淫。不知舒之方謀亂。旁觀代爲寒心。株林詰朝又往乘馬馳驅。不止夜間微行。夏南卽前章之舒也。靈公被弑以五月癸巳。澤陂蒲荷其所見時物。荒淫不已。必至於此。忠臣監於泄冶之死。束手無策。流涕而已。視前此勞心悄慄。又有甚也。

伐柯此與東山章意相連。取妻須媒。言歸士之新昏。有家室與親結其禱。同意籩豆有踐。新之孔嘉也。其則不遠。亦與其舊如之。何語相問答。

狼跋解上二句。謂公遭流言之變。似以狼指公。於義未

安當指所征之國言。

鴻雁之子。王人之奉命安集者。年不順成。土功不興。卽謂爲室以居。流民令棲止有所足矣。何至百堵皆作。與縣之百堵皆興。斯干之築室百堵同詞。疑此卽後世以工代賑之法。雖則劬勞亦謂王人之經理督率者。不專指流民。其究安宅則國與民兩得其益矣。康成解謂我宣驕云。謂我役作衆民爲宣驕。果築室居民何驕奢之有。皇矣此與爲宅作之邦也。天立厥如作之對也。自是而生太伯王季。韓詩外傳伯見父志。季知父心。

下武。此詩言哲言孚言順。又推本孝思無一語及武功。

篇首特言下武。明周家雖以武得天下。世德相繼。自三后
來。未嘗尚武。與夫子表周德之至同意。首章武王纘太王
王季文王之緒。二三章言成王媚茲以下。爲周公相成王。
成文武之德。孝思卽中庸所稱達孝。韓詩外傳記成王時
越裳獻白雉於周公云。知中國有聖人。引詩以不遐爲遠。
人有佐爲周公。此其據矣。

厥初生民。先生如達。達卽牽小羊也。蓋始生有異形也。
異形之生。恐傷母而無事。又可疑也。本禋祀求子。豈上帝
震動不降之福。居然生此異類。驚懼之甚。爲棄之。由如
舊說。豈有相從求嗣。而無人道之理。若果姜嫄自疑。不待

生而去之矣。由求子之誠。得子之喜。忽然而棄。前人不得其解。謬說種種。不知古異人始生。多有奇怪之狀。其家欲不舉。書傳所載非一。蓋不知其後之爲禍爲福。后稷之棄。亦猶是耳。克岐克嶷。此時已非復異形矣。卽有郇家室。養於母家。就彼成室也。以歸肇祀。始歸授國主祭也。上帝居歆。始信天特異之。非有所不寧。

閔宮。三壽作朋。鄭謂三卿。僖公時三家之勢未成。成季親賢作輔。餘或參用老成。文選東京賦。送迎參乎三壽。薛注。三老也。養生經有上壽中壽下壽。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承繼也。伐狄懲荆。周公之事。君能繼之。羣臣所不敢。

任也。平淮西碑歸美憲宗內斷亦此意。僖公閔公庶兄。凡在位三十二年。至子文公四年。母成風始薨。其壽可知。妻不先母。蓋令聲姜特舉觴稱壽。非奉母恒節。宜大夫庶士羣臣皆賀也。邦國是有以一國養也。末二句稱祝之詞。此節備言公之孝。下文作廟則孝之上達。今解宜大夫以下。竝以爲頌公詞重而意複。

特出新義初見而驚細按之一一自經文體會而出就令毛鄭復生亦當不厭商酌也

許周生